

上海,时尚之都,梦幻之城。百年沧桑,上海女性从尘埃里站起,向着光明,勇立潮头,领风气之先。弄潮儿需要勇气,更需要底气。勇气与底气从哪里来? 先进的教育与多元的文化为她提供了智慧与力量。

风雨飘摇的晚清,上海率先实现了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校的演化。1850年4月诞生了最早的女子学校裨文女塾(裨文女中),接着又有文纪女塾和中西女塾(中西女中)。宋氏三姐妹是从中西女中毕业的,继而赴美留学,成为佐治亚州梅肯市卫斯理安女子学院的第一批中国女生。在1912年之前出现的女校还有圣玛利亚、惠中、徐汇、清心、晏摩氏、启明等。

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也认清了世界文明潮流,大力推动中国人自办女子教育,1898年经元善创建了经正女校,随后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爱国、务本、启秀、民立、善导、宗孟、养性、城东、崇德、博文等,教学内容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也设置了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等课程,外语课是必修,有条件的女校还开设了艺术欣赏、近代体育、生理卫生、家政等课程,培养出一大批在知识结构和人格特征上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暴风雨来临前总是那么令人窒息。当时有些学校还在顽固地抵制女生,但在进步人士的努力下,

多年以前的某次家庭聚会,一向好饮的姐夫突然宣布戒酒,说尿酸太高,脚肿得一按一个坑,医生不让喝酒了。席间,姐夫端着茶水与家人碰杯,失去了以往酒过三巡后的妙语连珠。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建议道,听说长跑能降尿酸,就是跑步贵在坚持,需要很强的毅力。姐夫说,我能坚持,说跑就跑。

一年后,姐夫瘦了20多斤,指标正常,连“三高”都消失了。那年体检,我的尿酸指标突破上限。妻子说,跑步去吧。我嗯了一声,今晚就去,说跑就跑。

吃过晚饭一小时后,我约上姐夫,换上运动背心、短裤、跑步鞋,全副武装来到体育场。褐色跑道上挤满了人。姐夫简单教了我拉伸准备,匀速呼吸,脚掌滚动着地等跑步要领,我们并肩融入跑步的人群中。

跟跑两圈,我已喘得像烈日下的土狗,冲姐夫摆摆手,退到旁边的草坪上,双掌抚膝,躬着躯体大幅喘息。一会儿,姐夫过来鼓励我,刚跑是这样的,你先走一圈,再跑两圈,慢慢增加。我听见心底响起一句口号——坚持、向前,便又迈开了脚步。那晚,我走了4圈,跑了8圈。第二天,感觉浑身肌肉都在喊痛。单位没电梯,办公室在4楼。我忍痛扶着墙壁,壁虎似的爬了七八分钟,才艰难爬完72个台阶。渐渐地,我从一口气跑二三圈,进步到8圈、10圈、15圈。最多一次跑了25圈。一年后,我觉得我跑上瘾了,一天不跑,浑身不爽。最难熬的是高季雨。实在熬不下去,我会撑着雨伞跑步,或者在雨条下的人行道上跑,因为那里淋不到雨。

今夏特别热,我下定决心,仍然要坚持长跑。其实,这天气,不要说跑步,就算是站着不动,汗珠也会涌出毛孔。但既然决定跑步,“坚持”二字最可贵。我控制好速度,迈开脚步。第1到第5圈,没有活动开的双腿像灌满了铅似的,笨重移动。通常,在第7和第8圈,心跳声与呼吸声像装上了音响功放,重重地敲击着耳鼓。多少次,有个声音一次次地求饶:停止吧;而另一个声音仍在鼓励——坚持、向前。

如今,跑步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坚持、向前”也已成为我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尤其是碰到困难和挑战时,能给我力量、勇气,激励着我从容面对。

健康

在女性解放的呼声中,上海又诞生了女子美专、女子体专、女子商科学校等。女学是新旧时代交替中一道绚丽的文化景观。

随着妇女眼界的开阔、文化水平的提高,上海

勇立潮头的上海女性

沈嘉祿

出现了《女学报》(中国第一份女性报纸)《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神州女报》等报刊。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会聚张园,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大会,“讲求女学,师范西法,开风气之先”。

真不愧是“鉴湖女侠”秋瑾冒险联络会党、试制炸弹、创办《中国女报》的城市,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这是近代中国妇女觉醒的标志。接着又有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在法律层面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上海无疑是女权运动的发源地。

别以为身穿大襟小袄加玄色短裙的新女性光说不练,在辛亥革命中,上海的女中豪杰带领一班志同道合的姐妹,组建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比如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经武练习队等。“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不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诗)上海妇女在历史转折点上英姿飒爽,不让须眉!从清末至上世纪四十

年代,上海先后诞生一百多种生活杂志,以《妇女杂志》《妇女生活》《玲珑》《上海妇女》等为代表的女性杂志,在传播生活时尚、探究感情世界之外,更加着力于新女性的人格塑造。1934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女子书画会,荟集了当时中国大多数的女性书画家,其中有何香凝、陆小曼、潘玉良、唐蕴玉等。实业方面为人津津乐道的有女子商业银行(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就出任此行的副总裁)、董竹君创建的锦江川菜馆、吴涓主政的梅龙镇酒家等,董竹君已有自传和电视剧,其他两位的故事也很精彩。

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上海在1919年创建了旨在推动妇女平等解放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1922年中共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成都路辅德里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里创办了平民女校,李达、蔡和森担任过校务主任,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都兼过课,张太雷、刘少奇做过报告。丁玲、王剑虹(瞿秋白的妻子)、高君曼(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钱希均(毛泽明的妻子)都从这里走向广阔天地。平民女校也是上海大学的“母本”。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人对妇女运动的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由等具体问题,而是进入到一个发动、领导妇女在社会实践中提升地位、发挥能力、实现价值的新阶段。

在抗日救亡的腥风血雨中,女中豪杰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妇女抗战后援会、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中华妇女战时服务团、中国妇女革新会、中国职业妇女会、中



古代清官,屈指可数。晚清重臣阎敬铭一生清廉耿介,当此美誉。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大荔县人。他少年时勤奋好读,秉直敢言,28岁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其行事公正不阿,发现户部掌管文书的老书吏,借权受贿大量白银,不仅自己花钱捐官,还为子弟捐官。阎敬铭经核实后,命隶役仗责,那个老书吏说:“士可杀,不可辱。”阎答:“你所作所为,可称士耶?”将其仗责后,老书吏的后台王大臣顿生恨意,命人细查阎敬铭有否不当之行,却查不出一桩。

湖北巡抚胡林翼闻其贤名,让阎总管湖北前线粮台营务。阎敬铭兢兢业业,两袖清风,一次招待学政,桌上仅有白米饭、素菜与烧饼。

湖北总督官文势大滔天,横行不法。他的一个副将见了姿色出众的民女,欲强抢,民女不从,被他乱刀砍死。受害者父母悲愤中到武昌府告状,湖北大小官员都吓得不敢升堂,阎敬铭闻此事,派差役

收到《儿童自然法则》这本书时,正值上海持续七日的极端酷暑天。书籍干净的封面和封面上孩子们天然的笑脸,不经意间发挥出了降“躁”的功效,让我忍不住立刻开卷阅读,边读边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生活,是教不会的。”

和来自法国的作者塞利娜·阿尔瓦雷斯一样,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儿童教育工作者。虽然国度不同、年龄不同,但这两位同样爱孩子、懂孩子的老师,却在不同的时空发出了同样的心声:“孩子不是‘教’出来的。”“孩子不需要一本正经的说教。他需要的是生活,不断地体验生活带给他的各种碰撞。”“无需用力过猛,首要任务不是‘做什么’,不是发明新方法,而是不要侵扰孩子们的生活,尊重孩子的天性和内心想法。”

这些话,在从事了20余年心理咨询工作的我听来,十分赞同,因为它们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维护和心理危机的预防,万分重要。

临床咨询案例中,太多的孩子因为老师和家长用力过猛的教育而活得了无生趣,觉得自己生来就只是个“学习机器”而已,至于未来要成为怎样的人,则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想,因为“那都是大人想要的”。一些看起来奋力拼搏的孩子,心里想的却是:“等考上了你们想让我考的大学,我就算报答完你们了,接下来怎么活、活不活都无所谓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即使在浪漫之都法国巴黎,越学越痛苦的孩子也比比皆是,就像塞利娜所说:“孩子们们不得不违背天性,遭受很大痛苦。老师们也精疲力尽,所有人都

国女青年会、妇女文化促进会、中国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等进步团体,心有朝阳的上海女性投身于时代洪流,展现了别样的风采。

中国第一代女电影演员、女油画家、女律师、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女记者、女编辑、女翻译家、女演员、女歌手、女企业家大多在上海走进高光时刻,女作家在上海写出成名作的很多。建国后还涌现出一批批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建筑师、女飞行员、女导演、女法官、女司机、女船长……上海堪为职业妇女的摇篮。

上官云珠、王人美、胡蝶、周璇、秦怡、徐来、阮玲玉、黄宗英、张瑞芳、王丹凤、白杨、祝希娟、龚秋霞、姚莉、白光、白虹……她们

去抓。副将闻讯逃到总督府,阎求见,官文拒绝接见,阎敬铭二话不说,带上铺盖在总督府过道上躺,对门讼说:“官大人一天不交出犯人,我在此耗上一天,挪窝没门。”

官文知阎敬铭办事认真,有一股倔劲,便让新上任的湖北巡抚严树森与武昌知府李宗寿向一个管粮草的阎敬铭说情。阎敬铭不为所动,条件是交出凶手。官文无奈,三天后将副将交出,阎敬铭命差役剥光其衣服,当众仗四十,然后发落充军至边。这事让大小官员都为阎捏了一把汗,暗中称赞其刚直耿介。

阎敬铭调任山西时,正逢大饥荒,他不仅自己衣着俭朴,让其下属也穿布衣,凡敢穿绸缎者罚款,所得罚款救济灾民。他在任上,查拿知州贪官段鼎耀,又弹劾礼部尚书恩承与都察院童华,山西百姓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因精于理财,政绩卓著,65岁的阎敬铭升任户部尚书,掌管

生活,是教不会的

林紫

在较劲,很难顺其自然。”

很难,是因为不相信人类习得的自然机制,不了解关系和环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影响远胜于机械性的知识累积,不懂得过度的紧张和压力会破坏孩子的神经系统,经历越多的紧张,额叶前部皮层的发育停滞后,越容易紧张而无法自控……

关于“教”这件事,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想让孩子领会平等的精神,却没有意识到所用的教育方式可能将不平等强加于他们;我们希望孩子懂得博爱,却用成绩和表现把他们分成三六九等;我们责怪孩子长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不知道正是我们自己不断创造着竞争环境来培养自私自利……

这个“我们”,不仅指学校和老师,也包括家庭和父母,还包括整个社会以及操之过急的每一位成年人。

操之过急,是因为成年人太想要以自己认为对的方式“教会”孩子许多事,所以才有了诸多违背天性的教学法,所以孩子们才越来越不敢提问,因为“老师会批评我没认真听”。孩子们坐在一成不变的教室里,感受着局促空间带来的厌烦,透过窗户望着外面真实的世界,幻想着充满活力、激情、多姿多彩的探索。然而,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孩子不是“教”出来的,他们会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智力,继而调动内在积极性来获得知识。

每个孩子都渴望着体验。只有尊重孩子成长的自然法则,成年人才不会再次试图走捷径,才能真的慢下来,给予孩子绽放自我的空间,并发自内心的欣赏他,尊重他,竭尽全力引导他。而大人自己,也才有可能深吸一口气,放下心,与孩子一同回到真实生活里,把精力留着创造和欣赏生活本身。

深受学生爱戴的我的母亲,一边说着“生活,是教不会的”,一边以“活”代“教”,将课堂融入了生活里。在那个物质匮乏、条件有限、思想保守的年代,了不起的母亲依然经常带学生野炊——没错,是要孩

子们点火烧饭的野炊,而不是简单摆摆样子的野餐;依然经常将枯燥的课文改编成生动的音乐剧,让孩子们在唱唱跳跳间完成学习。母亲教过的每个班级,都是学得最轻松而成绩最出众的,那些被尊重了天性的孩子们,许多后来也成了老师,也在无意之中遵守着“儿童自然法则”,将建立友善的关系与环境列在了教学目标之先。

芬兰学者曾连续十年跟踪调查几千名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关系后,发现“大人的热情和体谅的态度比任何教学工具或限制班级人数的做法,都更有助于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母亲与她学生们的代代传承,正是这一结论的经典例证。

“生活,是教不会的。”让我们与孩子们一起:保持着内心的火花,回到生活里去;让“自然法则”成为我们的立场、而不只是一本读物、一种理论。

毕竟: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云淡风轻 (摄影) 高昇宝

不全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却在魔都绽放生命的绚烂,上海的花季少女是看着她们的照片,听着她们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今天,上海女性仍然是勇立潮头的时尚先锋,瑜伽、马拉松、直播、慈善、助学、助

老等等都是时尚,垃圾分类在上海女性眼里也是时尚,不少防疫口罩极具艺术感,就出自女性的手笔;保供蔬菜组成一幅幅时尚气息很浓的立体漫画,也摆出了女性的俏皮。王安忆说过:“谁都不

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自立、自强、自爱、自重、自信,勇立潮头的上海女性由此显得优雅而富有情调——这大约就是魔都之所以成为时尚之都的逻辑。

国家财政。阎布衣敞车上任后,立即亲查档房账目与库银,发现领办、会办、总办官员,居然连算账、看账都不会,当即上奏:“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弄虚作假,假风盛,今后南北档房非用汉员不可。”由于清朝库款

因乏,慈禧只得勉强同意此奏。阎敬铭细查三库,发现银库差役、司官无不贪污,弊端累累。他清查了两百余年的库存与出纳账目,将当时户部的“四大金刚”及旗人贪官一一“革职回籍”。这场整顿

风暴,还查出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康等大肆受贿八万两白银大案,景、王降职处分,太常寺卿周瑞卿革职赔赃,流放三千里,户部侍郎、工部侍郎也因失察而降职罚薪,成为近代史上一件大案。

由于阎敬铭整顿钱粮、理财有功,他在陕西建起“丰义义仓”,慈禧誉为“天下第一仓”。光绪九年,阎兼任兵部尚书,兴办新疆屯

田,后出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晋升协办大学士。光绪十一年,授东阁大学士(相当于首相),时人称其“救时宰相”。

慈禧六十大寿前,决定大兴土木,重修“清漪园”(后改颐和园),以此大肆庆贺,光绪不敢反对,请慈禧圣裁,慈禧便问阎敬铭:“你说呢?”阎敬铭当即回答:“禀太后,钱是拿不出来。”他见慈禧脸色一沉,毫不犹豫把朝廷花费与结余讲得一清二楚,慈禧见状,便令翁同龢

将没开工的停下来,又对阎敬铭说:“这下你该轻松了?”不想阎敬铭还是愣愣地回答:“请太后停了修园工程,我才轻松。”令慈禧

心生恨念,将阎革职卸任。阎敬铭因不肯迎合慈禧而辞官,光绪再三挽留,阎敬铭不为所动,四次上书才告老返乡。他于光绪十八年卒于山西寓所,享年75岁,谥号“文介”,介者,耿直也。

后人评阎敬铭“质朴,以廉洁自矫厉,虽贵,望之若老儒,善理财。”是中国著名清官兼理财家也。



壶中书影